

作者：菲比·英格
(Phoebe Eng)

淑女亦可勇

一个美国亚裔妇女奋斗成功的经历

WARRIOR LESSONS
An Asian American Woman's Journey Into Power



一个美国亚裔妇女奋斗成功的经历

淑女亦勇

菲比·英格
(PHOEBE ENG)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00 - 075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淑女亦勇/(美)英格著;博语翻译公司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 - 80094 - 348 - 8

I . 淑…

II . ①英…

②博…

III . 女性—成功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 B848.4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803 号

淑女亦勇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市兴凤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94 千字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 - 80094 - 348 - 8 / I · 201

定价:16.80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联系: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84040746

前
言

找寻心灵的方向

在最近几年内，当我以讲演者和作家的身份游历这个国家时，我遇到了数百位美籍亚裔女性，她们与我共同分享她们的亲身生活经历——她们如何看待她们的生活；她们是否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不是，她们又需要怎样的帮助来实现对命运的掌握。无论她们是出生于美国，还是刚刚来到这里的移民，是专职人员，还是学生或工人，而且不论他们的家族发祥于亚洲的哪一方土地，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的是她们所拥有的共同向往——向往着相互之间的联系，向往着在家庭期望和自己的梦想之间寻求一条折衷的道路。她们谈到尽管她们坚强，而且知道自己的价值，她们仍然感到常常被人误解，有时还会感到孤独无助。她们，尤其是那些在美国长大的移民的女孩子，常常觉得自己“处在过渡状态”，或者“陷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分歧”中。她们在努力尝试摆脱这种感觉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一个指南针或一张地图，以指引她们能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

也许这种需要来自于美籍菲裔作家卡玲·阿桂拉－桑·琼(Karin Aguilar-San Juan)最近的说法：“[我们]与‘家’的概念之间的复杂联系”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如此丰富的含义。当我们的“大家庭”经过几代子孙的繁衍，遍及世界各地，带着复杂的社会印记时，“家”在哪里？甚而，如阿桂拉－桑·琼所提出的，经过四五代子孙在美国的繁衍，我们甚至仍然被看作外国人，这时，

美国是否真的是我们的“家”？以我的“大家庭”为例：在美国，英格家是教师，而我们是商人；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流着血汗在工厂做工，另一些人却是工厂的所有者。在我们中间有艺术家、经理、侍者，也有百万富翁。有些说着不流利的英语，而有些却不识一个汉字。尽管我们是如此不同，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家”的定义都是多重和不确定的。在美国，在中国城，甚至在香港或台湾，我们都能适得其所，我们似乎属于每一个地方。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可能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似乎最终，“家”就变成了一个混合的概念，如果要让它对我们许多人而言所具有的意义，它就必须被重新定义。难怪我们需要指南针，不知道我们立足于何处，我们就很难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方。

带着对我们的过去（通常对其最乐观的评价是徘徊）的了解，面对仍然未知的将来，我们只有靠自己去挖掘，寻找充满信心地面对生活的美籍亚裔女性的含义。我们该学会如何支持自己？该学会如何接受自己，如何正确、客观地看待我们的弱点、疑虑，以及我们所拥有的力量，并且认识到我们仍然有价值？何时我们才能抛开完美主义和期望，让自己最终能过得更真实？没有地图和指南针，我们已逐渐局限于自己的个人经验和个体的存在，经历着盲目的反复试验和错误——通常没有良师益友给予我们指导，通常无法借鉴可能帮助我们了解生活的其他人的故事。在我的生命中，我时常发现自己摆来摆去，单独一人，在迷茫中寻找一个稳定平衡的中心。

* * *

随便你称之为祝福或诅咒。英格家中有两个女儿出生在美国，我是其中的老大，生于中国的农历虎年。据说虎年出生的女孩长大后会惹是生非。据中国的算命书说，这样的女孩太任性、

难以管教，对自身的力量又过于自信，具有危险性和不可预知性，同时具有叛逆心理。所以，我的生活中充满着不满和斗争。没有在中国出生，而是生在了费城——独立钟的家乡，这是我的幸运。在追求反叛的美国，我真的应验了命相中关于老虎的说法。在走下汽船登上埃利斯岛的那一代人中，我父亲的英格家（苦干的广东铁路工人和洗衣工）和我的母亲的刘家（来自台湾的新教徒）有了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女儿，她的成长体现了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她是出身于这个家庭的律师！她的英语讲的那么流利！

到 80 年代末，我已成为年轻的国际律师，一名经过培训的美籍华裔雅皮士。随着太平洋地区的飞速发展，我被派遣到这一地区的中心——香港工作。那时，我想到，我的美籍亚裔身份，曾经一直是我年轻岁月中背负的十字架，如今却可能会成为我的一些优势。我那时所不能理解的是，作为拥有一张亚洲脸庞的美国女性，一只脚踏在美国，只有淡粉色的脚趾贴在我的祖先的土地上，可我在香港享有的优势甚至比我在美国时的还少，归属感也更淡。在一家香港律师事务所，我艰难地弄明白了性别、阶层、国籍在亚洲的复杂交错；我知道了中国秘书为我——一个年轻的美籍华裔律师、一个新教徒——工作是如何的勉强；知道了当亚洲的客户聘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时，他们更希望他们的法律顾问是一名高个子的金发碧眼的男士，而且最好能说比我更流利的汉语；我也知道了我们的亚洲客户，像传统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男人一样，甚至比美国的客户更倾向于将我置于辅助地位，要求我赶快取出我的速记本进行记录。其中的差别是，在 Park Avenue(帕克大道)律师事务所里，我通常是倒咖啡的女孩，而在香港，我则为人沏茶。

我的美国根可能加给了我 jook - sing 这一意思含糊的标

签,其字面意思是生于国外的空竹子头脑(顺便提一句,这不是汉语的称赞话)。习惯于说美国话的舌头徒劳地试图说出正宗的汉语,西式的摇晃走路几乎不符合一位好的中国女性的走路规矩,我陷入了东西方文化分界之间的缝隙。事实上它更像是一道巨大的、张开着的裂缝。我感觉自己已不属于亚洲,所以我又重返美国后,决定接受它作为我的家乡。

但是回到美国,我发现作为美籍亚裔女性就意味着隐蔽地生活在层层意象的后面——孝顺的女儿和尽职的母亲;全优的学生和勤勉的工人;沉默和异国情调的诱惑者;悲惨和自我牺牲的蝴蝶夫人。带着这些边缘性的形象,美籍亚裔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直到现在,仍被排除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对话核心之外。甚至在力求涵盖面广泛的女性运动中,即使我们被包含在其中,我们也只是运动后才被想到的一个群体,被当作附带的内容。我们不得不与被人忽视作斗争,我们都希望能被认真地对待,并期望人们能够改变对我们的成见。

我决定试着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我应该做的事情。于是,我离开了法律界,加入志趣相投的一群人中,共同创办旨在更真实地反映亚洲人在美国的经历的杂志:A. Magazine,向和我一样的人传递一个声音。我们被困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分界处,渴望清晰地说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崭新未来。那么现在,在《淑女亦勇》中,我想蚀刻出希望,赋予美籍亚裔女性力量,延续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女作家玛克辛·洪·金斯敦的足迹。

1976年,金斯敦的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女性勇者:幽灵中的少女时代回忆》)一书出版了。这是一本被认为是每位年轻的在美国成长的亚洲女性必读的书。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像我一样的年轻女孩,有着和我同样的家庭,她唤起人们内心的思索,并用她生活、成长过程中

的故事为人们提供了借鉴,以便创造出幸福、美好、成功的未来。在《女性勇者》一书中,金斯敦谈到了她对文化的困惑,并提供给读者诗一般美丽的故事,作为我们大胆走向外面世界的起点。作为对那些故事的补充,她讲述了虚构的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一位为了保全她家庭的荣誉而在战争中顶替她父亲出征的女性。在和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面谈时,金斯敦讲述了那个故事的剩余部分,当时她已决定不将该部分包括在她的手稿里。在载誉归来后,花木兰能脱下她的盔甲,恢复了普通百姓的平静的生活,没有让战争的残忍影响她的内心。金斯敦对莫耶斯解释道:“她没有被战争抹杀了人性或被击垮。可见,思考我们该如何做到那样是非常重要的。你如何能从战争中归来,然后恢复成美丽的女性,并且将那份美丽带入你的家庭和社会?”几年后,她的书变成了大学校园中最广为流传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它告诉我们勇士的实际力量不仅在于她勇敢战斗的意志,而且在于她在战斗后作出的抉择。在《淑女亦勇》中,我想探索的也正是如何实现力量的转换和保留人性的一面。我在本书中所提到的力量是建设正常社会的能力,建立信任的能力,以及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勇气。在《淑女亦勇》中,美籍亚裔女性力量的表现在于相互联系的行为。

《淑女亦勇》给年轻的美籍亚裔女性一个声音。它使我们的问题可以光明正大地提出来。我们从《女性勇者》中了解到,当需要出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战斗的能力;当生活美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创造的能力。但是《女性勇者》提供的仅仅是起点。那时,我们学会了如何做年轻女孩,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讨论成年后,它的所有的问题和选择。

我们许多人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现在,如同关注如何改造自己的过去一样——我们正在寻找更好的沟通和商议的方式,如

何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未来。作为年轻女孩,我们曾为认同问题而奋斗,现在对我们而言,那些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解决如何养育我们的孩子,决定挑选谁作为同伴,以及决定我们的感知能力和模式化的思想将怎样影响自己实现目标的机会。

通过讲述我们的共同体验,《淑女亦勇》将我们在美国的历程推进了一步。它探究了美国各地的亚裔女性的生活和回忆,其中包括在我寻找力量和认同的过程中指导我的女性,包括慷慨地付出大量时间参与我的访谈或填写问卷的女性。这里的课程谈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目标,我们所承担的危险;谈到我们进行的小争论和战役,以及生活中承诺的重要性,有创造性的能动主义的重要性。基于她们的共同点而讲述这些故事的同时,这些故事也已经帮助我拼凑成功了那张我寻觅已久而未得的地图,而且将帮助其他人解决她们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

当我写这本书时,仍然有少数作品以亚裔女性的视角去寻找她们的共同点。心理学方面的作品,比如艾芙琳·李(Evelyn Lee)的 *Working with Asian Americans*(《与美籍亚裔同工》),劳拉·乌巴(Laura Uba)的 *Asian Americans*(《美籍亚裔》),提供了关于我们的心智健康和情绪健康的趋势的个案和统计资料。文集,例如由伊莲·凯姆(Elaine Kim)、莉蒂亚·维兰诺娃(Lydia Villanueva)和加利福尼亚亚裔女性联合会编辑的 *Making More Waves*(《掀起更多的波浪》),珂莱周(Claire Chow)的 *Leaving Deep Water*(《离开深水》),由索尼娅·莎(Sonia Shah)编辑的 *Dragon Ladies*(《龙女》),则保留了我们经历的多样性,表现了我们巨大的精神活力。《淑女亦勇》在确认多样性的同时,力求保持共同点,因为我确信我们的改造力量来自于共性。

在三年多的时间内,从我的会话和来自美国各地的亚裔提

交的上百封手写信件及电子邮件的访谈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和引起共鸣的行为模式。我发现不管我是在博耳德，旧金山，纽约，芝加哥，达拉斯，甚至檀香山，也无论我是和工厂工人，投资银行家或社会活动家交谈，女性都表达了许多相同的关注，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其中包括：

- ◊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家庭的期望？
- ◊ 为什么我们的女儿不理解我们？
- ◊ 我们应该怎样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中逐渐改变过去的成见？
- ◊ 面对人们对“艺妓”的成见，我们是否可以显得女性化，突出我们的性别？
- ◊ 为什么我们将相互之间的距离拉远？
- ◊ 我们应该怎样开始建立我们之间的联系？
- ◊ 我们能否真正地互相信任？
- ◊ 我们的良师益友在哪里？
- ◊ 我们该怎样发泄愤怒？
- ◊ 为什么在互相针对时愤怒最为强烈？

《淑女亦勇》针对这些问题，并且指出答案来自于深层的内省，有时内省是痛苦的，但它能带给我们更稳固的情绪基础。书中将述说我们通常不愿意与人谈论的关于在家里，在工作中，以及人际关系中出现的怀疑和冲突。本书的主题打破了使我们退缩的不实说法。最重要的是，本书将我们带上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道路。

这本书由十二章节组成，从探测个人的根和模式开始，然后进展到我们与周边世界的交叉。任何真正的改造过程均由审视内在开始。因此，第一章“心路历程”便从自身开始，讨论我们如何看待父母的期望，家庭模式，甚至我们愤怒的来源，以及迄今

为止我们可能在哪里感到自身的力量。第二章“自我和他人”中探究性别、魅力、以及朋友间的亲密；为什么我们爱着我们所爱的人？为什么有时我们在相互之间选择了距离，而不是靠近？第三章“生存技巧”，包含了如何创造性和建设性地处理紧张局面和抵触的建议，如何找出我们的良师益友，并且成为他人的老师。第四章“经历烈火”谈论在培养更强的美籍亚裔女性的群体意识的同时，确立自己的责任。在该部分中，我们将考虑在我们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承担风险以及改变根深蒂固的信仰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最终将使我们成长。在最后一章，我提出接近领导层的方式的建议，那样做能更广泛和有效地将我们的问题放到桌面上讨论。

试着为平民呼吁将是一项冒险的工作，并且我要努力避开两个陷阱。第一个陷阱是对经历的概括容易形成刻板的模式，从而影响到我们所珍视的个性。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同化的过程中被灌输了成功的观念，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已学会抵制将我们一起归为“另外的”亚洲人。基于这些考虑，我有意识地收录了许多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阶层及种族的美籍亚裔女性的话语。

相对于“美籍亚裔的构成因素”，我更关注于表现我们身份的流动性。尽管我清楚地意识到围绕这个问题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因素，我仍然不太严谨地、互换地使用“美籍亚裔”和“亚洲人”的称谓——前一个指主要受美国经历影响的人或想法；后一个指回到对传统或祖上家乡的记忆的关注。特定种族的称谓，比如“韩国的”或“中国的”将用于描述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或特指亚洲的某种文化。无论我采用什么称谓，在《淑女亦勇》中讲述的都是美籍亚裔的经历。

第二个陷阱被我称为“古中国的秘密”的圈套——通过声称

其独特,而有为美籍亚裔辩护的倾向。由于重点完全集中在什么使我们区别于他人,所以在从前,美籍亚裔作品的价值主要是它不寻常的背景,丰富的形象,支离破碎的洋泾浜英语,以及我们祖先的生动故事的真实性。“古中国的秘密”的倾向局限了我们的故事的潜力,意味着是我们的异国情调才使我们变得合理。如果我们只分享经历中共同的方面,由此去思索,我们的故事和主题就失去了意义。但是,只有了解了超越种族和文化界限而与他人分享经历的方式,我们才会发挥自身获取一种有意义、有目的的力量的全部潜力。当一名华裔制衣工最终认识到她的经历中的一部分和其他在美国,甚至世界上的低工资的女性一样,她就获得了动力。当年轻的亚裔女性了解了她在家里与父母的不和可能来源于家庭以外的较大的原因时,她便从这个真相中汲取了力量。当她感到和其他亚裔女性竞争常常是女性共有的毁灭性行为时,她认识到建立联盟总是比疏远更有力。

《淑女亦勇》的对象是特定的一类美籍亚裔女性——看见自己站在产生矛盾的两种文化的十字路口。她是想培养自己对自身价值的感觉,是试着开发自己的位置和家乡的观念,即使是在陷入她面前的裂缝和分界的时候。或许她可能是刚来的移民,或许她的家庭在这里已有悠久的历史。对她而言,祖先遗产的重要性不在于其产生于什么样的特定地理环境,而是关于家庭、荣誉、羞耻的普遍问题,以及它们所引发的“异己”问题。

在 Revolution From Within(《来自于内在的革命》)中,葛洛莉亚斯丹姆(Gloria Steinem)写道:“大多数作家写有关他人的内容,这样的作品不长久。优秀的作家为挖掘自身而写,这样的作品永世长存。”在我努力成为“优秀”作家的同时,我已将这本书作为自己的旅程和对自己的教育。通过这样做,我在中途认识到,为了真实,我必须以尽可能诚实和亲密的方式亮出我自己的

声音和我自己的经历。只有当我揭开自己的矛盾、担忧和迷惑时,我才能够开始要求他人也如此待我。所以《淑女亦勇》也是关于我自己的成长、成熟和成功的过程。它包含我以往不愿透露的故事,因为害怕被别人评判,或怕自己做得不够“正确”。我向大家讲述的一些私人故事将使我暴露在众人面前,使我容易受到由此带来的伤害。长年累月以来,我找到了保持沉默和怀疑自己话语的方法,然而,为了实现个人的改变,以及最终建立起和其他女性的联系,所有的那些方法都要让步。《淑女亦勇》不是虚构的声音,我谨以此抛砖引玉,希望他人跟随。

勇士的路径就在我们的前方。那么,我们还等待什么?现在就该开始踏上行程了。

责任编辑：刘一樵

译 者：博语翻译公司

封面设计：陈炫合 闫 言

ISBN 7-80094-348-8



9 787800 943485 >

ISBN 780094-348-8/I · 201

定价：16.80元

目 录

前 言 找寻心灵的方向	1
第一章 心路历程	1
第一节 期望	1
第二节 前进	15
第三节 呐喊	30
第四节 力量	54
第二章 自我与他人	80
第一节 她重获魅力	80
第二节 她明白爱的理由	101
第三节 她拉近了距离	121
第三章 生存技巧	140
第一节 她更加明智地战斗	140
第二节 她找到了老师	166
第四章 经历烈火	182
第一节 冒险	182
第二节 损失	204
第三节 推动	224
后 记	241

第一章 心路历程

第一节 期望

我们非常清楚被家庭的期望所缠绕是怎样的感觉：

要结婚(和一个合适的人)！

要生孩子(意思是不止一个)！

要赚钱(而且赚许多许多)！

难道你不能像_____一样？(在空白处填上你的书呆子堂兄、成绩最好的朋友，或其他由母亲指定的竞争对手的名字。)

当我们辜负了家人的期望时，不需要语言，我们就能感觉的到。这是亚洲母亲的心灵感应。我们能从她们的脸上看出来，低垂的双眼，愁苦且忧虑的眼神，沉重的呼吸。不管我们如何试着想要忽略这些，它们仍然沉重地撞击着我们。我们如何面对家庭荣誉所带来的重负？而且，我们能否逃避？

让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开始。

* * *

我的母亲和瑞塔情同姐妹。她们一起在台湾长大，一起来到美国，一起通过上护校而留下来。她们在狭小的宿舍里睡同一张床，头对着脚，整整一年。“瑞塔的脚发出臭乳酪般的臭气！”我的母亲补充说道。她们的恋人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于是双双约会，最后嫁给了这两个美籍华裔。她们的孩子一起成长。并且，当母亲和瑞塔都45岁的时候，她们开始分享彼此生活中的

失望,甚至是某些时候的消沉。

没过多久,瑞塔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开始失去控制。瑞塔悲叹道继续活下去是否还值得,直到她温和的丈夫拿过她牢牢抓住的电话,向我母亲表示道歉,然后挂断。瑞塔说她的孩子从不按她的要求去做,她不知道哪里出了差错。她的儿子与嬉皮士生活在一起,抽水烟;女儿和她的美国男友还没有结婚,就已有两个孩子,并且将孩子丢给瑞塔照看。瑞塔告诉我母亲她已开始靠服用“安定”来使自己平静。后来她打来的电话更加迷惘,她的声音像是被麻醉了一般,很疯狂,一再说她的生命已经没有价值。

大约 10 年前的一个春天,瑞塔的丈夫给我们打电话,告诉了我们瑞塔的死讯。好象是因为在她泡茶的时候,她的睡衣着了火。尽管她的丈夫竭尽全力去扑灭那吞没她身体的火焰,瑞塔还是没能逃脱被烧死的噩运。我的母亲和我常常怀疑瑞塔是自杀,或者是被“安定”麻醉,扑在火炉上睡着了。有时我的母亲在故事结束时说,瑞塔痛苦的灵魂是杀死她的真正凶手。

瑞塔的死亡以揪心的方式告诉我当一个女人孤独、绝望,同时又没有人理会她的求援时会发生怎样的悲剧。它向我展示了我们自我毁灭的一面是如何逐步击垮我们的,不管我们曾经多么快乐和无忧无虑。但对于我而言,瑞塔的死亡不仅仅是猛烈的一击,它已变成使中国父母失望的一个比喻。它显示出期望能够有多深重,而辜负期望,你就等于冒着使你的父母发疯的危险,以及使他们因为感到失望和羞耻而死去的危险。

期望:美籍亚裔成长辞典中的关键词,我已对它非常了解。身为两个女儿中的老大,我变成了父母从未有过的儿子的替身。处于此种位置,我意外获得了他们的期望,也受到他们更多的关注,但却给本应受到他们关注的妹妹带来了的伤害。与此同时,